

《郎潜纪闻》四笔抄本的发现

褚家伟 张文玲

一九八四年，中华书局将清人陈康祺所撰《郎潜纪闻》一笔、二笔、三笔合为一书，点校整理出版了平装本。在此之前，台湾成文出版社于一九六八年还出版了此书一、二、三笔的影印本。看来，这两家出版社出书时，都不知道《郎潜纪闻》三笔之后，尚有四笔存世，因此未能将其一并收入，致使已行世的貌似完整的《郎潜纪闻》，璧残月缺，这不能说不是一件遗憾的事。

当然，出现这一情况，并非全是出版社的疏忽。因为《郎潜纪闻》四笔是一部极为罕见的手抄本，它不曾刊刻，也不见各类书目著录，甚至其它著述中，也不见有关四笔的凤毛麟角的文字，致使此笔长期与世隔绝，鲜为人知。中华书局《郎潜纪闻》前三笔出版后，我们发现了四笔这部珍贵的抄本。不久，它将作为前三笔的续编，点校整理出版，遂使《郎潜纪闻》璧合珠联，成为一部完整的本子，这实在是出版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幸事。

《郎潜纪闻》的撰者陈康祺，字均堂，号槃园居士，浙江鄞县人，生于道光二十七年，咸丰十年进士。居京十年，任过刑部员外郎。由于政治上不得志，郁郁寡欢。后来回到南方，当了江苏昭文县知县。又遭罢官，遂侨居苏州，直至死去。

陈氏所撰《郎潜纪闻》，专记清季有关政治、经济、文苑、典制、社会习俗等事实。由于搜罗广泛，内容宏富，颇受文人学者重视。它是研究清代社会历史应该参考的一部历史笔记资料书。

《郎潜纪闻》前三笔，有光绪年间刻本，又有宣统间扫叶山

房石印本，民国时期的《清代笔记丛刊》和《笔记小说大观》也都收入。因广传于世，为人共知。惟四笔，长期湮没无闻，目前仅发现一抄本孤存。

四笔是在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即三笔刊行后四年成书的。它原是作者乙亥、丙子（光绪一、二年）两年的日记。当时陈康祺被命主稿奉天司，公务余暇，瞑写晨抄，积而成帙，名曰《判牍余沈》，共十一卷。据卷前作者自序说，《郎潜纪闻》初笔庚辰刊于琴川，二笔《燕下乡脞录》辛巳刊于暨阳，三笔《壬癸藏扎记》癸未刊于吴门，而四笔《判牍余沈》则未刊行。序后陈麟蔚（陈康祺的儿子）的题识，则说是写定的样本。根据这些情况，可以肯定四笔在当时确未刊刻行世。其原稿本是否存在，今藏何处，已不可考。目前发现的四笔抄本，分上下两册，框高21厘米，阔15厘米，朱丝栏，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五字，字迹工整，但抄手不一。书前有光绪丙戌秋日槃园居士自序，目录后又有男麟蔚校毕题识，卷末没有跋语，只题“判牍余沈（按：即《郎潜纪闻》四笔）卷十一终”字一行，未署何人何时抄写。依据纸张墨迹来看，抄成时间约在清末，距成书年代不远。另据抄本中的眉批，则是抄成后依据原稿本校过，但是否为陈麟蔚在题识中所说样本的手校本，抑或校本的过录本？尚不可定。

四笔的体例内容，与前三笔相仿，也多辑录清代纪闻、掌故、佚事，间及风土人情，涉及的范围较广，材料较多。首先值得重视的是辑录时事部分，如卷三记道光庚子至壬寅，英人入侵江浙，江南提督陈化成英勇抗英，即是一篇可歌可泣的历史资料。其中壬寅五月初八日吴淞口一役，记述翔实具体，而且有声有色。如英军之狡猾，陈化成之忠烈，巡抚牛鉴之畏怯，周镇之丧心病狂以碎砖代铁填炮心，都描述得淋漓尽致。其详瞻真实，确为官私记载所未具。作者最后发出强烈的愤慨：“政权不属，军令旁挠，卒以僨事。呜呼！是谁之罪欤？”再如卷六潘柅章修《明史记》

一则，可补充清代文字狱史料，也可以透视清初知识分子的动向与志趣，如顾炎武、李邕之、陈济生、吴炎等名重一时的学者都积极参与潘氏修书。特别是钱谦益，虽然在对亡明晚节上有所缺陷，但对此事却表现了他的衷心之情，“老夫耄矣，不意今日复见二君，绛云楼余烬尚在，当悉以相付。遂连舟载其书籍归。”再有卷七记乾隆间河工穷奢极欲，是一篇暴露封建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，肆意挥霍浪费的内容，看后令人切齿。这里姑且摘录一段：

乾隆末年，首厅必蓄梨园，有所谓院班、道班者，长年承应。霜降后，复以数万金至苏召名优，为安澜演剧之用，自季秋至仲冬三阅月。即席间之柳木牙签，一钱可购十余枝者，亦开报至数百千。买燕窝皆以箱计，一箱则数千金；海参鱼翅之费皆及万。其肴饌，则客至自辰至夜半，不停戏，不撤席，小碗可至百数十味。厨中煤炉数十具，一庖人专司一肴，其所司之肴进，则出而狎游矣。建兰牡丹价亦盈千。河厅裘材不求之市，每夏秋间，犖数万金出关购全狐，归，召匠就其皮之浓纤、色之深浅，各从其类，分大毛、中毛、小毛，选择缝组，匀净无疵。苏杭绸段，每季必自定花样、颜色，使机坊另织，一样五件，盖大衿、缺衿、一果元、外褂、马褂也。其尤侈者，河官宅门以内，无油灯、无布缕。上下皆秉烛，虽妇女缠足亦不用布也。珠翠金玉，更不可胜计。朝珠、带板、攀指，动辄千金。若琉璃珠加以披霞挂件，则必三千金。悬之胸前，香闻半里外。衙参之期，群坐官厅，则各贾云集书画玩好，无不具备。

陈康祺对这些封建官吏的挥霍，十分不满。他指出：“冗滥浮冒，上下相蒙，饮食起居，穷奢极欲。”批评可谓尖锐。

叙佚闻，记宦海官场之事，在四笔中占的篇幅也较多。陈康祺深恶吏治的腐败，对贪官污吏、佞臣奸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；

对较为刚正廉洁的官吏则倍加赞扬，如四廉吏之一的邵嗣尧，廉吏诗人汤西厓，吏治精勤的百文敏，革弊除陋的陈文敬等，都大加歌颂褒扬。最有趣的是，卷八孟瓶庵代总督却寿礼和卷四烧车御史谢振定的两篇内容。前一则是写四川总督广纳苞苴，贪污受贿，过生日欲收寿礼，大捞一把。孟瓶庵遂想了一个绝招，他在总督署门前危坐三日，对来送寿礼的代为谢却曰：“大人清廉，不收礼物，我送微物且不收，何况所属有混行馈赠者，我必立揭部科。”这样什么礼物都没得收，总督为之气夺，蜀中官民却为之大快。后一则写御史谢振定烧掉当时宠臣宰相和珅的车子，并把乘车仗势的家奴一顿鞭打，写得绘形绘色。陈康祺对此举颇为欣赏，以为此足以植风宪之威棱，慑宵人之胆魄，故一书再书，不厌纸劳墨瘁也。

官场中明争暗斗，互相倾轧，四笔中也有记述。如曾国藩与左宗棠、李鸿章之间的矛盾，表露于字里行间。另外，记典章制度，社会情况以及一些文人墨客的佚闻趣事，也都生动详实。总之，在四笔中有不少篇章的内容，可补正史之不足，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

关于慈禧太后的称号

万 依

在晚清官书中，时常见到“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”的称号，这是慈禧太后生前所得的徽号和尊号。他死后又有谥号。清宫沿用中原历代宫廷的旧制，亦有上尊号、徽号、